

济群法师

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

佛法是人生的智慧，生活的智慧。济群法师的这一理念渊源于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，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，使佛法真正走入生活。自1999年出版《心经的人生智慧》《学佛者的信念》《幸福人生的原理》以来，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。此后，法师又在教学演讲之余潜心写作。2002年，在新的“人生佛教小丛书”推出之际，《人世间》记者就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走访了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。

问：近年来，法师时常在国内外举办佛学讲座，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，同时还利用网络开展弘法活动。虽然采取的方式不同，但都是围绕着人生佛教的主题。那么，您觉得目前民众接受佛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？您弘法的出发点又是什么？

答：社会大众接受佛法的最大障碍是无知和误解，这和大家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有关，同时也反映了佛教界弘法力度的不足。

虽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，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长期以来，佛教始终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。民众在接受教育期间，无法从教科书上对佛教获得正面了解。仅有的一点介绍，也是从唯物论角度得出的结论，使他们对佛教的了解，大多停留在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上。

看到有人来寺院烧香拜佛，就以为佛教只是用来保佑平安的途径；看到信徒中老年人居多，又以为佛教只是闲来无事的精神寄托；看到个别文学作品中的描写，又以为学佛是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；而近年来的部分影视作品，更使人们以为出家人都是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的豪侠之士。凡此种种，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佛教的正确认识，需要通过正面宣传去改变。而在当今教界，能够走向社会弘法的法师还是太少。尤其是面对十几亿人口，这一比例实在过于悬殊。所以，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的弘法方式，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正

信佛法。

问：从社会来说，对佛教缺乏正面了解，但从教界自身来说，除了宣传力度不足，是否还存在另一些问题？您在《如何正确认识佛法》的讲座中，曾就佛教发展中出现的一些误区现象提出批评，能否再概括地谈一谈？

答：在教界当前存在的误区现象中，比较突出的有四点，即鬼神化、来世化、哲理化和学术化。经忏佛事的盛行，使很多人将佛教当作鬼神服务的手段，背离了佛教的人本精神；净土法门的盛行，又使很多人觉得学佛只为求得来世，是老之将至时才需要关注的问题；而哲理化的佛教，只适合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僧众研究，普通民众没时间也没能力深入；至于学术化的佛教，只是部分学者的专业。他们仅将佛教当作文化现象研究，很少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发生关系，也很少考虑如何安身立命。从文化传承来说，这些学术成果固然有一定意义，却无益于现实人生，更无法引发他人的信仰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所说的来世化并不是否定佛法对来世的关心，而是反对无视现实人生，仅仅以求得来世快乐作为学佛目标。我也不否定临终关怀及超度鬼神的作用，而是反对将超度作为服务大众的首要，甚至以经忏佛事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。我也不否定学术研究的价值，而是反对以学术研究作为学佛的唯一目的。我更不否定对佛教哲理的探讨，而是反对那种把佛法当作哲学研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。人生佛教的理念正是针对这几种流弊提出的，从而使佛法回归原有的人本精神，为大众提供健康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。

问：的确，在大众的观念中，很难将庄严的寺院、深奥的经典及清净的修行生活和现实人生联系起来。那么，法师认为应该如何给人生佛教定位？它是切合时代需要提出的新观念吗？

答：人生佛教的理念，虽是由太虚大师于民国年间首先提出的，与以往的传统佛教相比，似乎是独立于各宗之外的新生事物，但究其思

想内容，并非创新之见。事实上，人生佛教正是对原始佛教的回归。和其他宗教的以神为本不同，佛教的立足点是人本的。佛陀是以人的身份修行成佛，他的出世虽是要普度一切众生，但重点还是在人。所以说，人道才是六道的枢纽。

佛教有三世说。佛陀设教的目的是希望众生获得现世乐、来世乐、涅槃究竟乐。但我们要知道，无穷的过去是以现在为归宿，无尽的未来是以现在为开端，所以在原始佛教中，更重视当下生命的改善。不论是生活还是修行，都建立在珍惜人身、把握当下的前提下。这也正符合佛教的因果原理，由如是因感如是果。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，就应该认真对待现有的人生，现有的每一天。

问：法师提到的“现世乐”，和大家关心的现实利益有什么区别呢？相信大多数人对于“树立正确人生观念”一说耳熟能详，但真正能付诸实践的并不多，因为世俗生活有一整套按部就班的程序，其中，现实利益又是人们选择人生道路时的重要参照。我想民众

对佛教的淡漠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学佛能给人生带来利益。

答：佛法提倡的现世乐，是通过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的生活方式获得幸福。这种幸福包括自他双方，也包括现在和未来。只有令自他和乐，并对现在和未来都有利益，才是佛教提倡的，所谓“种善因得乐果”。这与世人为追求一己私欲，通过满足自我获得快乐，是完全不同的。那种所谓的快乐，可能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也可能给自己的未来埋下过患。所以现世乐应以来世乐为参照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，才能使我们从更高的角度看待人生，从而作出正确抉择。在现实的当下法喜充满，同时给未来以光明前景。至于佛教所说的出世乐，是依戒定慧成就的，由持戒修定，而能开智慧，断烦恼，证真理。这才是究竟、圆满的安乐。

问：如果说人生佛教定位于现实人生，固然会得到更多认同，但是否会和佛教的出世精神相违背？或者说，在大力弘扬人生佛教的今天，传统的宗派佛教

多少显得有些过时？

答：人生佛教虽定位于现实人生，但和常人的理解还是有出入的。入世只是其中一个层面，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。太虚大师有首偈说得非常好：“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现实。”这首偈包含了三层内容。首先，人生佛教以解决现实人生的问题为依归；其次，说明了做人与成佛的关系，我们应该以佛陀为榜样，断除贪嗔痴，完善生命品质；第三，佛是由人修成的，所以人生佛教涵盖了由人到佛的整个修行过程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人生佛教的内涵非常丰富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能将此等同于人乘佛教，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人生，还要进一步发起出离心。只有具备这一前提，我们才能走上真正的修行道路。更重要的，则是具备佛法正见，这也是八正道之首。在传统宗派佛教中，依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建立的唯识正见，依缘起性空建立的中观正见，对修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

8



用。这些见地同样适用于人生佛教，此外还包括戒定慧、闻思修、信解行证等理路，都是人生佛教所倡导的。并不是说，人生佛教建立了另一套不同于宗派佛教的见地和修行。

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只是在于它针对佛教发展中存在的误区现象，特别提出要重视现实人生，并在形式上采取更为契机的方式。除此以外，实在无法将人生佛教与传统佛教对立起来。

问：从有关资料来看，人生佛教在台湾地区相当普及。法师曾多次前往台湾参访并交流，您认为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别是什么？对大陆教界有什么借鉴作用？

答：自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以来，两岸三地的佛子们都做出了努力。其中，尤以台湾地区的成就较为突出。他们从文教到慈善、环保等，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弘法方式，使佛法深入到千家万户。我曾四次参加台湾佛教界的学术活动，并参观了众多的道场和佛教机构，

如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、圣严法师的中华佛学研究所、佛光山的佛光卫视等，的确是大开眼界，深受启发。

大陆自恢复宗教政策以来，也有许多道场开始致力于弘法、教育、慈善等事业，发扬大乘积极入世的精神，力图改变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消极形象。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。但我们也应认识到，一味强调入世，也会对佛教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。在台湾参访期间，我曾在圆光佛学院谈到这个问题，提出当前佛教发展要处理好“学术与信仰、出世与入世、内修与外弘”三个问题。

目前，教界办学也在与学界接轨，但过分强调学术，往往会造成信仰淡化的现象，结果得了学位却丢了果位。而在修行未能达到相当境界时就积极入世，也容易被五欲尘劳淹没，使利他心被名利心取而代之。内修与外弘也是同样，一些具有相当成就的前辈高僧，尚且会因事务缠身影响到自身修行，何况我们现在的

人。在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中，特别强调菩提心应以出离心为基础，这对弘法者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不经历一定的闻思阶段，没有三学的熏修，相应的僧格没有培养起来，就急于入世，很难把握方向。所以我觉得，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才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障。

问：法师曾经戏言，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，所有文化将只剩一种，即现代化。且不论这一现象的利弊得失，就当今教界来说，现代化进程也对佛法弘扬提出了新课题，古老的佛教是否也应该接受现代化的挑战？

答：佛法弘扬当然要走向现代化。佛教是契理契机的，契理就是契合佛法的基本原理，契机就是契合众生根机及时代需要。从佛教史来看，历代高僧大德为了使佛法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得到传播，总是以当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弘法。这正是佛法形成不同体系和宗派的重要原因。所以现代化不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问题，在以往各个时代，祖师们都曾面临类

似的问题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古德们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，在今天，佛教现代化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佛弟子身上。

问：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念，还要有许多具体措施。法师认为，应当如何使佛教的现代化落到实处？

答：在佛教现代化的进程中，除了立足于契理契机的根本，还应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和甄别。但是，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呢？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误区现象，这些也是传统，但不是优良传统。有些人全盘否定中国的宗派佛教，认为唯有阿含经典才真正契合佛陀本意；有些人专弘净土一宗，断章取义地强调其中部分内容，廉价出售净土法门，甚至只见净土而不见佛法。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对传统的片面认识。我们继承传统，是要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。这就需要对传统有正确认识，从而选择所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。

佛教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献整理。

五四运动后，随着白话文的兴起，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很大改变。尽管佛经在翻译时选择了较为通俗的语言，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，但对今天的人来说，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困难。尤其是历代高僧的大量论典和注疏，没有一定的佛学基础就很难深入。这就需要用现代学术规范加以整理，如校勘、注释及白话翻译。这些工作将有利于佛教典籍的普及。

我们在弘法过程中，也要契合时代思潮，如人生佛教的理念就和人本思想非常契合。尽管古今中外的所有问题都出自人们的贪嗔痴烦恼，但在每个时代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所以我们要关注社会现状，以佛法智慧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。至于在弘法方式上，科技发展的确带来了许多便利。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和媒体，除了传统的讲座和印赠经书外，还可通过音像、网络等各种渠道传播佛法，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。

问：前面您提到要正确处理“学术与信仰”的问题，同时也谈到将对佛典进行学术规范。究竟应当怎样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？

答：学术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。既然是工具，那么它所达到的效果，就在于我们如何运用这一工具。从现有发展趋势看，今天提倡的现代化基本就是全盘西化，而我们所说的学术化也是沿用西方的治学方式。应当说，它的确有自身长处，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，但是不是可以一成不变地照搬呢？佛教的现代化工作，还是要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。

正如民国年间讨论的中体西用，同样，佛教应以自身优良传统为根本，在这个前提下，使现代化的工具为我所用。以现代学术规范来研究佛学，对于校勘典籍和整理文献固然有一定作用，但涉及佛法义理，尤其是修证层面，学术方法就无能为力了。如果以学术规范来处理所有问题，佛教将只剩下属于文化的这部分。事实上，文化只是佛法传播的载体，而沉溺于

学术研究，甚至会以丧失信仰为代价。所以在佛教学术化的过程中，我们要看到学术方法的长处，更要看到它的局限。

问：现代化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改变，是社会的整体商业化。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成为一切的今天，寺院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？

答：现代化是以科技和经济为两大支柱，从今天的社会现状看，这一指导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。如果展开说的话，这个问题就太大了。寺院是社会的组成部分，受到影响和冲击是必然的。但作为寺院或僧伽来说，不能忘记自身的根本职能。寺院是一个道场，是出家人修道的场所，僧宝的使命是住持并弘扬佛法。明白了寺院的基本职能，自然就能认识到，寺院过分商业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。

问：宗教政策落实以来，国内陆续办起了几十所佛学院，也为教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，但目前能走向社会弘法的法师极为有限，原因究竟是什么？

答：目前佛学院的教育，不论是两年的预

科教育，还是四年的本科教育，在课程设置上涉及的面都很广。其弊端在于，对任何一门的学习都是浮光掠影式的。学生通过几年的学习，只是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佛学知识，未能对某个宗派或经论有深入了解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佛学院沿用了社会办学的模式，基本局限于传授知识，缺乏对弘法能力的培养。既没有安排弘法布教的相关课程，也缺少实际的锻炼机会。

学生在毕业之后，更难有进一步深造和学修的环境。没有扎实的佛学基础，如何能走向社会，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？而从佛教界的大环境来说，弘法的气候也没有形成。受社会的影响，教界有不少人也热衷于权力和经济，将发展旅游和经忏佛事作为寺院的重点项目，没有将荷担如来家业作为应尽的本分。即使有一些学有所成并有心从事弘法的僧才，也没有因缘去成就他们。这种种原因，使得能走上社会弘法的法师寥寥无几。



问：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？法师经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，但缘也是可以造就的。您从事弘法这么多年，除了社会的需要，是不是也包括了主观努力？

答：就我自己来说，从出家到上学的那些年，并没有弘法的愿望。上学期间，因为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差，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，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。毕业后到了广化寺，教学之余就是读书，过着非常单纯的生活，和社会几乎是隔绝的，也没有产生弘法的念头。来到厦门后，有机会接触一些海外法师，了解到许多港台教界的弘法情况，受到很大启发。最初的弘法活动是从厦门大学开始的。当时我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，因为这一因缘，就和厦大历史系联合举办了“佛教文化研讨班”，在南普陀圆通讲堂为厦大学生开设佛学讲座。与此同时，南普陀寺也开始举办面向社会民众的通俗弘法，当时选择的主题有“正信佛教系列讲座”及“人生佛教系列讲座”。这些活动取

得了比较好的效果，于是开始有外地高校及佛教团体请我去举办讲座，这几年也经常应邀去海外弘法。

我一直本着随缘弘法的态度，有人请的时候尽量去，没人请的时候就呆在山上读书教学。

人的一生很短暂，能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，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，知道做什么对自己是最合适的。有了这个定位后，就努力去做。当然做事还要有因缘，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。主观就是我们的发心、愿望及能力，客观就是外在环境。所以，我说的随缘并不排斥主观努力，当客观条件具备时，就好好去做；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，就培养主观条件，提高自身素质。只有这样，在条件成熟时，才有能力去担当。我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，出家这些年来，各种机会也很多，但只有弘法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。

问：很多人非常羡慕法师的生活，平时在山中读书写作，又有机会在世界各地讲经弘法。从您个人来

说，内心更倾向于哪一种生活方式？

答：在山里读书写作、享受自然和外出弘法，对我来说一样重要，一样开心。我觉得一个出家人不存在得意和失意的问题，有的只是因缘的成熟与不成熟。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，我很愿意为社会多做些事情。如果做事的因缘不成熟，我能有更多时间来充实自己，在大自然中过清静的生活，这不仅适合我的性情，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山居的时光，对我思考法义很有帮助。生活在自然环境中，能使人淡泊沉静，使心处于空灵的状态。适当远离世俗生活，还能从更客观的角度观察世界，认识生命真相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尽管在弘法过程中比较随缘，但对佛教事业始终本着积极的态度。也许因为有这么份愿心，各种弘法的因缘就会不断出现。所以我觉得，在学佛过程中愿力的确非常重要。

问：弘法是续佛慧命的事业，因此也有人说，必须有修有证才能讲经说法，这是不是有具体标准？作

为弘法多年的法师，您认为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，才足以担当这样的职责？

答：有修有证的概念本身就非常笼统，究竟怎样才算有修有证？有修有证才能弘法，也包含另一层含义，就是在没有修证前是不能弘法的，很多人会因此而退缩。事实上，学佛需要我们以整整一生乃至尽未来际去实践，这是积累的过程。而弘法是一种能力的培养，从掌握法义到参与弘法，需要有锻炼的阶段。对佛法的掌握，在成佛前的任何阶段都不能说是已经完成。

作为一个弘法的法师来说，能对一个问题有正确认识，就有资格来弘扬这个问题；能对一部经论有正确认识，就有资格来弘扬这部经论，乃至一个宗派、一大藏教都是如此。除了具备正确认识外，相应的品行也不可或缺，这是弘法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。弘扬佛法包括言教和身教两部分，弘法者对这一信仰有深入了解，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，就足以为人师表。

所以我认为，对一个问题有正确认识，有能力表达清楚，并能遵守戒律、践行佛法，以解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只要具备这些条件，就可以参与弘法。

问：对于在家居士来说，应该怎样影响并感化周围的人？

答：作为在家居士，我们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佛法智慧，及自身的改变、受益和大家分享。作为佛弟子，如果能奉行五戒十善，如法生活，让他人从你身上了解学佛的利益，生起欢喜之心，乐意去亲近佛法，也是一种很好的弘法方式。

问：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佛教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似乎不及基督教那么广泛，即使在有着悠久佛教传统的中国，圣诞节的影响也超过佛诞日，这一现象是不是也值得注意？

答：在西方社会，基督教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，这的确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发。我们今天提倡人生佛教，就是要将佛法落实到生活中，和生活打成一片。佛法并不是抽象的

理论，而是对人生的全面关怀，包括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阶段。我们不仅要给民众提供正确的人生观，也要提供更为具体的举措。如台湾地区在实施的佛化婚礼、临终关怀等，就是一些很亲切的弘法方式。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民众的需要，开展一些与生活相关的活动。比如佛菩萨圣诞等佛教节日，在历史上也曾普及并成为民俗的一部分，但今天已被人渐渐淡忘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切入，比如在观音圣诞倡导慈悲精神，在地藏圣诞倡导奉献精神，使佛法以各种方式深入社会大众，传播正能量。

问：现行宗教政策对开展弘法活动有没有什么约束？

答：有很多人抱怨政策不宽松，事实上，在现行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我们还有很多空间不曾好好利用。政策允许寺院举办佛学讲座，但有几个寺院在开展这项活动？在旅游业日益发展的今天，各地寺院几乎都成了重要景点，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寺院的宁静，但同

时也为普及佛法提供了很多机会，可寺院又为游客提供了什么？很多人到寺院走马观花一圈，仅仅将寺院当作古建和园林来参观，没能得到什么关于佛法的利益，使他们入宝山而空手归，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失职。

其实，需要做的并不难。我们可以在寺院以宣传栏的形式介绍佛教常识；可以设立图书阅览室和音像室，准备一些通俗的佛教书籍和音像供游客学习；可以设立经书赠送处，印赠佛教普及读物与大众结缘，以此消除人们对佛法的误解。还可以开设素菜馆，宣传素食对健康、环保的意义；可以成立由出家人和在家居士组成的导游组，免费为游客导览并宣传佛教常识；可以成立心理咨询机构，为游客答疑解惑，以佛法解决现代人的心理障碍。寺院的建筑和环境应古朴庄严，在晨钟暮鼓和梵唱清音中，使游客切身感受寺院的独特氛围。出家众应威仪具足，举止祥和，使民众生起恭敬和皈依之心。这些都在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每个寺院只

要有心就可以做好。所以，我们要有效利用现有的阵地。

问：印赠经书是较为普及的弘法方式，长期以来，教界已做了大量工作。戒幢佛学研究所在办学的同时，也将通俗弘法作为重点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？

答：佛教界在印赠经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也取得了相应成效，但我认为其中还存在两个问题。首先是印刷质量比较粗糙。凡夫是很著相的，印刷粗糙的书不易让人生起欢喜心，尤其是对还没有信仰的人，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，所以在书籍装帧上要提高品位。佛法是人生的智慧，是生活的艺术。一本书不仅要从内容上给人启迪，也要从装帧上使人欢喜。

其次是书籍的内容。目前印赠的经书大同小异，以宣传因果报应的居多，这对具备一定信仰的人有作用，但对普通民众来说，反而会加深他们对佛法的误解，很难使他们因此信仰佛法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奉行的是无神论教育，



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下，轮回说就成了他们学佛的重要障碍。所以面向社会弘法时，应突出佛法对现实人生的关怀，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引导大众。做到这两点的话，人们拿到这样的书，应该有兴趣读一读。

问：记得您在戒幢佛学研究所主持“周末论坛”时，曾有学员对法师致力于通俗弘法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在教界师资不足的情况下，法师应当将更多精力用来培养弘法人才。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

答：通俗弘法和培养人才对于弘法的作用是一样的。因为社会是僧众的土壤，只有在佛教信仰比较普及的前提下，才有更多高素质的佛教徒，我们才能从中培养出类拔萃的僧才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把两者看得同等重要。

通常，我们以为佛学院的教学比通俗弘法更难。事实恰恰相反。面向社会的通俗弘法，似乎有些佛学常识的人都能做，但真正要做好，做得有效果，并不容易。因为通俗弘法所做的，是用简明易懂的方式表达佛法义理，是深入浅

出的工作。如果对法义的研究不透彻，怎么能准确运用生活化的语言去表达？又怎么能用佛法智慧解决现实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？而通俗弘法面对的听众，可能是初次接触佛法，需要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对佛法产生兴趣，不具备一定的摄受力，如何能打动对方？而通过短短一次讲座就把某个问题讲清楚，也不是容易办到的。

问：有个问题不知是否恰当，古德云，“做空花佛事，建水月道场”，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弘法的意义何在？

答：空花佛事、水月道场是作为弘法者应该具备的认知，否则，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弘法者。菩萨道修行有三大内涵，即菩提心、菩萨行和空性见。空性见就是要了知一切法如梦如幻，有了这个前提，在度众生的过程中才不会执著于能度和所度，不会执著于五欲尘劳。反之，虽然初发心是菩提心，久而久之，也可能变成名利心。而菩萨了知诸法如梦如幻，但同

时也知道因缘因果的相续作用，才能以慈悲心、利他心为众生说法，为众生排忧解难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：菩萨度无量众生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。正因为不住于度众生的相，菩萨才能于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对所有人平等慈悲，无我利他。

问：法师即将推出新的“人生佛教小丛书”，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有关情况？在结束这次采访前，还想了解法师下一步的打算，我想这也是广大读者关心的。

答：以佛法智慧解决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，是每个佛子的责任所在。即将推出的“人生佛教小丛书”，将是我今后几年的重点之一。书中会从佛教的角度，解读信仰、环保、道德、财富等种种社会问题。

同时，我也希望通过多种渠道来弘扬佛法。目前，研究所主办了“戒幢佛学教育网”和我的个人网站，包括“论文专著、法音宣流、弘法足迹”等栏目，收集了大量的音像和文字资料，可以说是我过去十年弘法的一个总结。网络能

超越时空局限，为更多人提供接触佛法的因缘。

我是个随缘的人，只要有因缘就会努力去做。当然，我也很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在山中坐看云起。

2020.7 修订版